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上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一

宋 李幼武 纂集

李邴 文肅公

字漢老濟州鉅野人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尉德州平原滿濮州鄄城丞外艱吉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宣和初特除校書郎二年擢尚書禮部員外郎三年夏進起居舍人冬試中書舍人五年

秋遷給事中閱月權直學士院明年秋為翰林學士高麗入貢充館伴提舉鴻慶宫七年冬除徽制知越州坐落職主崇福宫高宗初元復右文殿修撰踰年召為兵侍再直學士院三年除翰學尋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遷尚書左丞六月依祖宗舊制合三省官改參政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辭仍本職提舉洞霄未閱月起知平江視事三日請祠以兄帥越失守連坐落

職明年復端明紹興初還舊職十六年五月薨于泉州居第享年六十二累贈太師淳熙初謚文敏後易敏以肅

車駕南波駐蹕杭州苗劉反露刃宫門上登樓撫諭公亟趨前責叱二兇兇㑹稍息又諭殿帥王元擊賊元唯唯公扣窜相朱勝非問計策傳等皆在公反覆鐫詰人為公危公無懼色退勸勝非密引外援制賊又謂傳所聽者正彦正彦則倚王世修為謀主宜陽許

世修侍從以間之蔑不濟矣太后垂簾旬餘勝非遂
奏變故以來從官能助朝廷者惟公及鄭㲄協心于
內誦言于外乃除公翰林學士
張浚等義師起公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
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兇
醜萬衆動色具臣靦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慙
素望笏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兇渠激揚禁衛迨成
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為實錄

上反正大赦公草赦文云斷鼇立極開闢功成取日授

龍神明御正四方誦之

公天姿髙明積學深至早歴清要號稱文士猝遇國難

大節凛然為廊廟之器嘗奉詔編類平江勤王及奏

請本末付禮部鏤板公既列上即匱藏元牘後自泉

南繳納省中子孫始知一時定計具草手疏皆出公

及朱丞相之手他執政著名押字而已罷政十七年

避時相不復出讀書作文雖病不廢延納後進教誘

無倦稱人之善覆護所短若親舊行已未至則質問

再三使歸之正奉養簡薄振恤宗族治家嚴而恕每

愛徐孺子申屠子龍陶淵明之為人晚棄世故深造

以道夫子所謂朝聞夕死者公蓋得之

周益公曰濟水貫兖與徐居古九州之二其在四瀆得

天地質信寛徐之氣其澤曰大野是為十藪之首鍾

英炳靈今於公見之始以淵源之學華重之文藻飾

王度中以剛大之氣扶顛持危晩以超卓之見居安

資深允所謂間生之賢者也

朱文公序公文集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名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切有感於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髙其所以歌詠太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宮徵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公以傑出之材雍容

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關衆後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者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為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以為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諭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為所以離貳逆

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太上察公之忠首擢以為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靦顔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以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絶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歛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

信者獨頼聖謨神翰炳如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淺哉

權邦彦

字朝美河間人崇寧四年賜上舍及第釋褐授青州教歷睦親西宅除太博改司業奉使契丹歸除集撰知易州欽宗即位召為左司靖康初改宗少直徽猷閣知冀州尋除天章待制改知東平建炎

三年以寶文閣學士知江州明年改知建康改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紹興初入為兵書兼侍讀明年除僉樞尋權參政三年薨于位年五十四贈正議大夫

公家儒學三世自兒童時嶷如成人七歲聞講毛詩退能為家人説大義自是力學至忘寢食寒暑十三入郡學頭角巋然公之父友禄公遊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

為太傅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顔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王黼銜公異議故報之使契丹國主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契丹竟莫奪公之志

知冀州辭行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皆取南卿獨請北真能體國公道逢士夫有自大名歸者語公北寇兵興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知江州日訓兵旅集舟積粟以防冦請朝廷分兵守武
昌襄陽則表裏之形成賊不能窺我矣
為發運使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董媮懈
檢欺隱覈逋亡責稽滯水陸餘五千里財用湊足於
行在所億萬計詔嘉奬
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祖宗徳澤
在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
之賊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大患在

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三也譬諸弈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不然彊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朝廷用其次而已

建中興十議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二謂駕馭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

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曰陳於前以裨聖學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合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懐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寛民先節其用又謂朘己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内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荆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

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不可獨歸之數上嘗語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一辭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

時

公風骨奇偉胷次恢廣學術才氣過人數等所述作初若寂然無營忽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雅善草聖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問梁揚祖皆為世名臣

張守　文靖公

字全真一字子固晉陵人進士第歷外任久之為監察御史丁憂建炎初除監察御史二年除侍御

三年除起居郎遷中書舍人遷中丞六月除禮侍
入翰林為學士除端明大學士同僉四年除參政
紹興初除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六年除資政大學
士參政兼樞密院八年復領洞霄宫
公言本朝之兵自高俅童貫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
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
則殺將嬰城以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
公上防淮渡江六事大率以遠斥堠探報為先别疏論

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其一中路自西京趍東京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濵趍京東由淮陽軍絶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趍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西自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是也其一上流自西

京穎昌唐州至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穎昌蔡光州而至黄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蘄和黄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木陵岡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黄為可禦不幸順流而

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望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夙夜盡力捍敵再疏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汪黄滋不悦乃請遣公撫諭京城公即日就道

呂頤浩建議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公與滕康皆持不可公曰東南今日之根本也康語公曰吾曹當以死

爭之

賞不當功則無功者進功不獲賞則有功者墮比年兵不用命望風奔北皆賞罰失當以致之朝廷惟憑所上功狀之等差而班爵秩之輕重一有失當怨歸朝廷於是羣下解體鮮復自効臣欲於出軍之際委自主將别置軍籍自大將以至屬官偏裨隊伍各列姓名量留空紙以書功績總計其數從朝廷印押給付主將凡立功者某月某日獲若干級某月某日俘獲

若干人之類即日著其狀於籍策勲之際隨保奏狀上之朝廷參考其實而後行之則濫冒之弊十去六七矣

公言聽言之難從古所患伊尹言於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未必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在責難則鮮有不逆者要當以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伺人主所向而言志在容悅則鮮有不

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違之際禍福成敗如反覆手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則易入逆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情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衆人之上而羣言不能惑君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乎又況逆心之言雖衆每不能勝遜志之一言尤不可不察

公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二上有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

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苦操予奪之權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

公知福州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偽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

貲公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緡以助軍衣食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公言明詔四事莫急於措置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

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衆而又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棊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

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攷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絶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戸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

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
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
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
又言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夷狄不與焉蓋夷狄未賓莫
先自治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
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
公參政張浚一日盛暑坐東閣公突入執其手曰守向
言秦檜德有養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

不竟有患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使檜也浚亦以為然

上將還臨安而公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强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為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公與趙鼎議於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公曰何如公曰昨日都省已與鼎言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

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㕀持不可公

引疾求去遂出知婺州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一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陳康伯 魯國文正公

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丙科調平江長洲簿改京畿運屬為太學正建炎初除勅令所删定官書成賞改秩倅衢州紹興六年為常博尋江東提舉八年為客院計議歷屯田戸部司勲郎官

十三年為戎監吏侍假尚書報聘金人十五年接伴金使尋知泉州秩滿主興國祠連三任起知漢州中道召還仍吏侍兼禮部刑部二十七年兼權尚書除侍讀拜參政二十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十一年陞左僕射九月加特進封信國公十二月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判信州改醴泉觀使明年八月起判紹興府尋召陪祠復拜左僕射進魯國公乾道初以少師

致仕薨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配享廟廷嘉泰

初改今謚

太上皇帝臨御寓内三十六年始者金人貪天之禍太

上不忍南北之民蹈鋒刃遂屈已議和歲月已久而

金人簒竊自立者恃其强暴裒兵號百萬氈帳相望

鉦鼓之聲不絶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

凶燄燄迅遠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

事折箠而笞使自殺其軀而去豈不偉哉

先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金將敗盟以闗陜買馬為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倫往驗之金帥頗相詰難又葉義問報聘回知金已聚兵公獨奏曰金謂我和好滋久備必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上嘉納之明年金遣高景山來賀天申節果出嫚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金違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

軍奮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為然檄書下六軍踊躍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御史中丞江溦節制荆襄知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公指授方畧分據要害之地金臨江朝論汹汹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遽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藴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

初海陵入冦内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

策或又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皇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金兵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公知上意雅欲視師乃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

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

公初與參政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為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四也

紹興十五年公接伴金使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于洪澤金使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欲接伴

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卻之或謂公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金使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遂出之知泉州

公與湯思退同相上皇宣諭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媕婀取容植

黨以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唯不敢亦不能故事
宰臣初除例賜銀絹公辭上皇曰此舊格何足辭公
奏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
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
今上居潛邸上皇一日謂宰臣曰普安郡王當異其禮
除少保真王賜玉帶公與同列稱賀上皇獨留公曰
向嘗與卿議及此朕不為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
洞炤今古易其所難臣敢為天下賀

上與公等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定論用諸軍乎用諸民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公曰今淮西歸正人願就耕者衆巳降牛種本錢趙子潚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

金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公

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
呈金沮甚上嘉歎之
公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褊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
所聞見隨其髙下具名以聞
上謂公等曰上天悔禍兵革相尋今先遣使請和則其
國中可卜倘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
顧公奏曰頃年金人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
今日金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

上皇倦勤初有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為首相奉冊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悚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過也

隆興初公言八月中金國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第三書來欲通和好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已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

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恭奉聖訓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湧乞召張浚歸國特垂詔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諭公等曰金能以太上為兄朕所喜者公奏靖康以來首足顛倒之勢垂四十年一旦肯為敵國皆聖德所致

初公自建康扈從田即以病祈去太上屢詔不允隆興初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月進封

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之曰丞相之歸所謂歇馬他日宣召切勿辭詔宰執餞别百官郊餞恩禮殊絶未有前比公力辭鄉郡改醴泉觀使

時金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思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痾卧家必

不肯强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為辭不為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輿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憐而歸之耳中道聞邊遽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子安節㨗文好謙扶掖入見仍減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寢處之具都人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向之期公未起者自以為淺丈夫也

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廬而疾作輿至第薨

公姿貌甦秀氣宇宏遠望之知為鉅人自為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寛大開廸上心凡所論薦惟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為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

薦可復以為相及見張浚絶口不言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猷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謦欬音蓋天資冲澹類皆如此

皇太子服履袍内侍扶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公升殿奏願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應天

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駑下之才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

范宗尹

字覺民襄陽府人宣和三年登進士甲科靖康初為開封儀曹尋授校書郎監察御史為侍御尋除右諫議冬除集撰提舉崇福宫建炎初召為中丞三年參政四年右僕射紹興初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後除知温州乞祠五年卒

公奏方今天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趙高謂鹿為馬而二世惑焉是以天下而欺一人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明目達聰之時臣下尚有肆為欺誕者願明詔諫官有已敗未敗悉仰彈奏以聞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深仁

厚澤得以究矣詔牓朝堂

時諸路盜起大者至數萬人朝廷力不能制公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曰昔太祖與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事力單寡不可以有為此法之敝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

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
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上決意行之遂以公為相
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本朝宰相未有如是年少者
張守參政事公語之曰今日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
方篤稍施駛藥必有顛仆之患要使設施有序勿遽
勿亟當相與戮力啓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
惜名器抑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公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

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復權侍郎時建炎四年也

公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依舊置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内州縣官許辟置知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寇立功當議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

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

以公兼樞密院事罷御營使以其事歸密院機速房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始此

公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

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公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方除從官可除從官方除省郎則選高而真才出矣上曰然

公言張浚自浙西來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知人之明也

大史奏日有黒子公曰此在陛下修徳以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當罷上曰日為太陽人君之象豈闗卿等惟君臣同心行安民和物實事庶幾天不為災也

宰執奏邊事公曰金未必再渡忽諜報金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攘趙鼎謂公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公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

相公定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强人意

秦檜之入金也從二帝之上京至是赴行在自云殺金之監巳者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公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上舟次台州宰執奏駐蹕之所王綯曰蜀自秦至本朝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入蜀未可謂之便也公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

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

上謂宰執曰昨令西外宗正選藝祖之後四五人先是
公嘗造膝有請於是公曰此陛下萬世根本之慮上
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艱危
零落可憫又曰朕亦令選於伯字行中庶昭穆順序
富直柔曰宮人有人可託否上曰朕已得人若不先
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公曰陛下審慮至此實宗
廟無疆之福

公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吏侍高衛初以園田改官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為不便上疏詆之同知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遷官乞削秩罷政上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為僥倖清流者少

挂吏議即為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上顧諭公公曰此事如田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非又詔武臣亟免討論令尚書省牓諭命既下上終以為難後二日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公堅以為可行即力求去公始建議檜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之

朱倬　忠靖公

字漢章七世祖避地於閩遂為閩人以鄉舉至京

補內舍生宣和三年復鄉舉法以選登五年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張忠獻薦召除廣東倉幹改檢察建廣財用所屬官後以忤秦檜除越州教除諸王宮教改浙帥叅謀滿秩歸避秦禍奉祠十餘年倅南劍知惠州除國子監丞浙西倉除右正言二十七年秋也二十九年春二月進侍御史冬十二月進中丞自典舉還遷參政明年拜尚書右僕射月餘詔提舉三朝國史詳定勑令明堂加恩進封

開國公三十二年金人入冦扈從親征得疾歸引年致仕不允請至三四詔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興國宫隆興元年六月薨訃聞贈特進

金將冦常州居民求避地公為具舟給食全活甚衆亡何民告澇于郡郡委公閱實公為蠲田租至九分若全免守怒將捃治之既知公秉志堅確乃俾攝屬明㰚為宣諭使入廣人憚其風聲獨於公慰薦甚力謂之曰宜興冦至脫民於死者非公耶民至今思之遂

表於上時方以劉豫為憂因賜對策其必敗高皇大
喜
知惠州陛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皇曰記得記得卿
久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曰惠陽去朝廷
遠賴卿撫百姓如朕親撫之日送公去旬日忽問大
臣曰前日之對誰為薦之曰守臣陛辭常典也上亟
令召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
除國子監丞公聞命還視事凡八閱月以職事輪對建

請勸恤民隱尋除提舉浙西常平忽特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公設也公首登對上曰近年内重外輕今卿以朕親擢之人出為部使者使知內外之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卿遂除諫官

自為諫官眷滋厚而心益畏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天心不為子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赫然如上帝之我

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恙力開陳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懾在言路久薦人論事以至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籍嚴抑配禁州縣科借凡以興利除敝無慮數十條率焚藁不傳公經學醇深經筵侍上多所稱善

金主冠江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坐右朝夕思之金勢浸迫公又策金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絕

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既皆如公所料

史忠定張忠簡虞忠肅劉忠肅之進用公皆有力焉陳

福公王魯公及王之望芮公曄諸人亦公所薦也

公知舉有劉朔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公擢

為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

復命又論奏久之上再三稱善由是被遇迨建王正

名從幸時惟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上事無大小必

以洛問剏揖遜大事蓋熟問之

孝皇倦勤中外流傳疑信叅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聞上疏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先以觀文學士主祠詞臣承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不知君臣之間未嘗有異也授受之意屢形詔諭誰不知之矧公自典舉嘗白發其端繼以臣鄰扈從出入與聞政幾脫有欲言當不待臨事而發也公之所啓不過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盡姑徐之揆諸人情此亦愛君之至者高皇決不以為忤

而孝皇仁孝篤誠未甞志於趣得則亦必不以為疑也陛辭之日高皇諭云所論於卿何與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俟年歲當召卿明年公以致仕聞孝皇謂大臣曰朱某有性氣如何便欲致仕大臣以訃聞上曰可憐可憐恤典一如前宰相遂詔復元職然後人知兩宫果不以為忤也

魏鶴山曰了翁每惟帝者之盛猶曰惟口出好興戎蓋授受之閒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人

知勿敢言微王同老自陳寧沒身不見録王岐公與子之議未嘗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為他家而譴之微其子仲脩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可畏者曰出好自口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為德也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高皇之蔽志踰三十年而孝皇以繼志為悅不以位為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今如言者之説則淺之議聖德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觀此不可以不

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三

宋 李幼武 纂集

張𤪕 忠定公

字子公饒州德興人以門廕補太學齋郎升上舍政和八年廷試三人授太學録宣和初除博士三年連丁内外艱吉再為博士靖康初李綱為京城守禦使辟兼機幕遷正字以越職言事送吏部髙

宗即位例復行營及宣司官屬之責降者倅常州
改湖州以論事不報請祠駕田臨安以吕頥浩薦
除尚書司封員外郎改起居舍人秋以祠禄歸六
年秋再以起居郎召尋權給舍改兼外制七年真
拜中書舍人罷主祠尋加集撰八年召拜兵侍兼
權吏書冬兼史館修撰九年秋除寳文閣學知成
都府十三年冬主江州太平觀二十五年帥鄉部
兼行宫留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召

還感疾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再移病歸尋促覲
正除吏書三十年充館伴金國賀正使疾復作加
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冬再帥本路復主興國祠
孝宗受禪除同知隆興元年遷參政以老病不拜
除資政殿大學士三年薨年七十五
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踐位於傾危中繼遭叛逆號令
不能感人心政事不能厭人望卑詞厚禮祈還二聖
未有以感動敵情豈胸中之誠未修乎又言賢不肖

雜進大臣惟親舊是用金方陵犯乃欲議和淮寇縱

橫乃欲實粟京師疎繆如此而侍從不言臺諫不論

其職安在

又請置御營司分諸將為六軍命大臣大將為使副各

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守

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又言欲知敵情當厚設爵

賞募間探事皆預備毋蹈往歲維揚之失

又奏臣屢言規模先定乃可為國遷都大事也期年之

間方進臨江復退還浙輔弼重任也一紀之間下命相之制者十有四進退執政無慮二十餘人規模安在上曰非不欲立規模正緣宰輔數易耳

金廢豫使來議和秦檜主之朝論籍籍公請詢可否於衆上乃令侍從臺諫即日條奏公疏數百言大槩謂天方佑宋當自治以需天時屈膝事人非臣所知又率侍從極陳失計嘗面折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昔薦七人後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

會墜敵計中他日必然背君親矣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黄下吏部公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其惟有去耳秦語人曰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和議成復河南陝西境土九年正月上以祖宗陵寢久

淪異域詔公同光山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士㒟修
奉洒掃賜銀絹有差以二月己巳陛辭自武昌信陽
入蔡潁五月丙戌至永安軍戊子朝謁諸陵庚寅修
奉畢辛卯由鄭歷汴宋宿泗州淮南以歸六月入對
公奏頻年陵下石澗涸竭使至而水流如故上驚異
久之又陳使事十餘條如謂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
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酈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
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

費循用兵興時例頗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寛民力上悉嘉納

公往朝拜陵寢民夾道驩迎遂入柏城披荊履蘖隨宜葺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異以為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公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成都謀帥上語宰相張某高明練達和正有守可寛西顧但朕惜其去耳臺評朝論亦謂當留公力請行因

奏蜀困征繇臣當宣布德意寛一路之民上曰豈惟

本路凡四川寛恤悉以付卿

公奏主和者達蘭也今為其姪烏珠所戕勢必渝平乞

道京洛關陜因得觀形勢利便謁世將於河池共議

邊計且言和尚原最為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

失此原是無蜀也今諸軍戍陜西饋餉雖寛如緩急

何宜斂兵避蜀口仍乞錢五百緡為儲峙世將奏行

之公以十年春至階盐與世将尺牘交馳講畫素定

是夏虜果敗盟窺蜀吳璘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云保蜀之功著龜先見蓋謂此也

公開府適承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饑民撫存黎雅蕃部禁戢貪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決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理葺諸葛武侯廟杜少陵草堂新張乖崖祠政無不舉蜀人大悅

有旨促覲公奏兩郡王名分宜早定上曰朕懷此久矣

人所難言開春當議典禮公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公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奬再三

又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賚耗蠹不貲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金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來公館伴宜生素聞公名畏

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公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公頗漏敵情公密奏之且言宜早為之備上深然之

再帥江東完顏亮已深入人情洶懼公不敢辭亮死褒復求和詔沿江帥守條具進討恢復計人人馳至幽燕公獨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已而諸將追躡果無功

公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

姓皆繪像以事後帥李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實録也

鄭瑴

字致剛建城南鄉之龍池人政和八年以貢士中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信陽尉用賞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税除臺簿高宗即位除監察御史建炎二年除司諫又遷中丞三年苗傳誅反正升僉書樞密院事七年薨于位享年五十

駐蹕錢塘苗劉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册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謂逆焰熾甚非結外援不可為者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顒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

遷中丞二凶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公奏乞告示傳等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之朝廷付有司以正典刑又言近日差除多出二人之意又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其所以敢爾者必恃兵

之强也王莽之兵非不强昆陽一敗莽卒授首乞告示傳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加害臣死職不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謂直擬其為王莽雖懐恨疾然亦少戢矣

聞二凶以樞密召頥浩以禮書召浚又分俊之兵以五百人歸陜西及浚不受命俊不分兵遂謫浚以散官居彬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皆其姦謀假朝命使外無强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奏乞留頥

浩知金陵浚不當謫

遣所親謝嚮變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毋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攜去執呈諸人以為驗詩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言蜀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言内外百官當同心共謀

挾天子反帝位以歸宮也嚮至平江以詩徧呈浚等莫不嗟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

忽宣詔以上為皇太弟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具章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宗廟社稷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至必有仗義而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褒美令臣往都堂同議遂得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

滕康

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擢崇寧五年第調通州秋
晉州推興元教除正字著佐尚書工部員外郎歲
餘移禮部為司業連丁艱靖康二年除常少擢起
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
討官試中書舍人罷除集撰提舉洞霄宰平江再
除中書舍人左諫議翰學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
密縣亡何除權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太后奉神主

之江表至洪遇兵渡江退保虔州論罷提舉明道

責授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復

左朝請大夫依前宫祠紹興二年薨年四十八八

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上開元帥府於濟州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

之語公至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公相

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

聞者無不感動流涕

公精忠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
知無不言見有未合於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
納而後已顯謨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
郎公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祖宗之來無母后兄弟
之子班侍從者從之武議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
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義者内侍康履之父也自
古召亂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出於内侍之干政登
極恩各遷官一等義乃以御寶批降驟遷五等觀此

有異於墨敕斜封乎凡再降重令行下終不從命人皆
重公有守
駕幸平江陛對奏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
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朝廷不知告使陛下
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
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
歲矣恩倖斂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
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憂民之

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
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
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年以來所下
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
諭有諫臣風
建炎三年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計既還建康又建
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
在諫省語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

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
命三日而決此大計乎
諫官袁植請誅汪黃公言倘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
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翌日見上曰昨日覲罷
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
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祚綿長過於兩漢
者此也上大悅

王庶　敏節公

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進士第除慶州法秦州察推改司儀曹兼秦鳳路提僉宰涇州保定縣倅懷德軍涇原經司機宜言免靖康初為陝西運判兼制置解監使歷京西漕改知懷州直徽猷陝西都漕建炎初除龍直鄜延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陞集撰龍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制置永興軍路以延安失守自劾去俄丁母憂張浚宣撫奏知興元授參議利路經撫使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五

路加徽直知成都又改嘉州俄奉祠被宣撫使劾
提舉太平觀復起為參謀改知遂寧辭復宮觀再
詔除湖北安撫知鄂州復顯制改知荊南府荊河
北安撫使七年復徽直除兵侍八年遷兵書除樞
副視師江淮金使來促還以疾乞罷以資學知潭
州兼湖南安撫使明年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十
二年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冬卒貶所隆
興中追復資學左通議大夫

金人入冦公方謫官京師李邦彦問計公曰朝廷宿將名動夷夏者無踰种師道宜付以西兵令入援然後遣使諭河北河東州守各置兵並河要害處或果敢疾驅渡河犯畿甸可詔兩河州縣各部勒軍馬邀截其歸路京師持重固守出奇兵絶其樵採不過兩月使無疋馬隻輪之返邦彦未能決明日以告樞密院蔡攸曰陝西豈復有兵有亦安可用公曰某近以涇原幕屬罷本路步騎號十餘萬備邊外尚可得十萬

不兩月可集京師他何慮哉不能用

建炎初年詔公治延為鄜延經畧力辭八月麟府丹等州告急遂分遣兵將自撫州而南沿河至馮翊據守要害賊乘氷渡河犯晉寧繼侵丹州公遣別將捍賊屢克明年賊至馮翊清水河渡兵破潼關諸處公初聞賊渡河檄諸路約共討賊而迄無應者獨遣劉光烈斷河橋與賊戰於窟泉乘勝破大散關賊犯鄜坊公遁并河東援兵從間道據守要害時危急報至公

掃壁赴救將至靈時賊火康定而去兵有自熙河還者併趨龍坊公復進兵同官檄劉延亮設伏於神水峽邀其歸路賊知公至一夕而遁

知延安以涇原統制曲端為都統制公政嚴多誅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驟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公召諸路兵未集端不出兵為援公退屯龍坊金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以兵衛公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

為天子愛城乎公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

謀即軍中誅公而併其兵因問公印何在欲奪之會

朝廷遣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

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

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之時也亮曰奉使有

旨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為則可自為之

亮無預也端乃去公以故怨端欲殺之

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曲端及公之言可用公時持母

喪居蜀乃併召之公地近先至會浚於平涼適慕洧西叛金人侵軼不已衆議退屯川口以俟變定浚連夜西還公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進收熈河秦鳳兵扼龍闗以為後圖浚不納

浚承制復公龍圖待制知興元時敵已逼河池浚謂公曰不早聽公勢果乃爾興元屏翰四蜀公能為我保此乎公曰某獨為相公疎遠客請先所親乃復徧詢張深陳唐劉子羽孫渥輩皆屏氣失色公毅然起曰

諸公平日自言以忠許國事危皆逡巡私已忠國家者如是乎公遂受命羽書益急張深劉子羽徑趨小益行府移閬中而興元帥事草剏留統制司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公守公募民為兵教以坐作進退之法廣張聲勢示之威嚴虜慴公威名遂略階成鳳三州而退相繼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日有精兵二萬

公又籍興元府梁洋諸州邑及三泉强壯每兩丁取一

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改京秩張浚言於朝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

公知荆南府兼湖北經畧安撫使公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因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巳治亂在立政成

敗在用人上韙其言公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
賜臣間得縷數于前上乃燕見之公言益深嘗跪而
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
為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
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也上大異之
時荆南屢為盜殘公至鎮江與士卒披荆棘致材用治
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瓦為民室廬闤市區如承
平時流庸四集公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

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為雄藩

公為兵部尚書論制敵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為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搢紳無一言及民何也敵之强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

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畧煩文為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歎曰大臣才也遂除公樞密副使三辭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餒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

自酈瓊叛張浚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紹興戊午命公視師江淮公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

嚴整公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時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繫其統制吳錫户侍向子諲謂錫可用公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遂以張俊前部張宗顏將七千駐淮西巨師古將三千屯太平州取韓世忠兩軍屯天長泗州使緩急相為聲援劉錡軍鎮江為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

分其勢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劉時曰鄉人能為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巳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公聞之曰為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

公初論金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及見上又六疏有曰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陛下與賊有不共戴天之仇忍復見其使乎其將何以為心其將何以為容其將何以為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

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何用和為若曰畫河則東西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倘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歳帛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及金使至公再上章力執前議有曰陛下當北狩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能克復故疆鑾輿順動而

大將互列而官軍雲屯百度修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仇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寃逆天違人以事金人乎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公語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仇耶檜大恨公又抗章求去遂以副樞出知潭州尋詔落職奉祠

檜怒公異已不附和議諷言者論其居江州强奪民田責授節副道州安置後卒于貶所其子之荀之奇撫

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沈與求

字和仲湖州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靖康初為常博建延末為侍御史紹興二年除中丞遷吏書三年提舉太平觀七年以龍圖直學知鎮江召為吏書兼權翰學兼侍讀除參政五年兼樞密院六年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未幾提舉洞霄七年除同

知密院尋知院六月卒年五十二

公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又言先務之急莫如兵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密院及兵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益修軍政助成中興

公居侍御占象者言夜有赤氣亘天有白氣如練貫之公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

詔矣願勅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為詔令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臣姓名禱於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政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詔三省以次施行

公言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則天地感格陰陽和

平災異之生顧為福耳

逆豫於京東造舟則海道當防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公言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為備益拘水手養之以待用則虜亦安能衝突詔以付都督府

上飭近侍出金盤樽斝賜光世三帥酒一行并以所飲食器賜之陛辭而退公曰將軍國之爪牙推轂受帥

則聞之矣天子御坐賜巵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待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寵榮如此必思所以圖報

公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公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汪澈 莊敏公

字明遠饒州浮梁人登紹興八年進士第主新喻簿改吉州教憂吉改沅衡二州教二十六年万俟卨相薦為正字遷校書郎二十九年擢監察御史尋進侍御三十年知密院八月遷侍御明年除中丞荆襄宣諭三十二年入對拜參政六月視師荆襄隆興初入奏乞祠除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宮罷居台州明年冬復端明學士知建康乾道初召知

密院升樞使二年引疾以觀文學士再領洞霄越
三月起知鄂州兼管内安撫使改知寧國四年改
福州帥本路七年告老八月薨年六十三
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
將求釁于我公因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
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
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
臺諫如有所知亦許論薦

公為侍御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擁重兵髙爵厚禄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而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鬬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

公上言昔慶歷之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

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

紹興辛巳正月夜風雷雨雪交作公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金人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公言天下之勢强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憾吾國若將唾掌

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奮斷置帥江上而専付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而守其要害嚴備海道而遏其牽制然後以不共戴天之讐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間不容髪在陛下斷之而已

公為中丞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隳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

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習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用又言軍旅將起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公為湖北京西宣諭使自鄂渚至襄陽撫諸軍御前都統制田師中握兵久且耄公恐緩急不可仗奏罷之議者又欲置襄陽而并力守荊南公奏襄陽重地為荊楚門户不可棄也

壽皇登極命公督師荊襄公遣趙樽守唐王宣守鄧別

選偏將分據要害又請賜皇甫倜軍號官爵初蜀師頓德順軍為金所圍公欲以兵助倜牽制之會上命中使齎手筆勞公曰卿文武兼資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金方併力拒西師宜分遣趙樽王宣潛師襲洛仍令兩淮犄角中原遺民必響應一舉可定豈特解西師而已上以議和喻旨未宜遠畧公念襄漢宿兵饋糧艱阻昔之沃壤彌望荆榛乃與漕臣議因古長渠築堰通流募閒民汰冗卒十人為甲五甲為

隊三隊為屯授地給牛各有等差付之種谷授之廬舍而薄其課秋成第輸種餘谷官以緡錢市之晝為三十八屯規模詳密人方勸趨而西師退保敵勢遂張蓋隆興初年也

周麟之

字茂振祖居成都後為海陵人策進士尉常州武進中宏博第一宣州教不赴授學録兼秘省校勘勅令所删定改正字尋權中舍責徽州倅高宗更

化除著佐郎兼禮部員外郎進大著起居舍人復攝西掖真拜中書舍人兼實録院同修撰直學士院上徽宗實録兼同修國史拜兵侍南郊充執綏徙給事中除翰學兼侍讀使金還兼吏書累官佐朝奉大夫紹興三十年同知樞密再命使金力辭責秘監分司南京居瑞州孝宗登極沛恩復故官沮之者特許自便隆興二年薨年四十七

南渡三十五載金人渝盟天子茹戚未討議遣使賀遷

謂是役也將覘國猒難視常時萬不侔矣公曩嘗修好為所敬禮即出節命之受詔治任行有日會天申節慶使至特嫚書指各將相大僚且索两淮襄漢地中外噫嗚人自為忿翌日公入奏言金之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靜以觀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公對曰講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如公計其人果無語

上既奮然濯征獨玉帛之舉朝論未一公語所親曰死
國臣子常分況吾素志耶借殺身而有益國家其甘
如飴顧今不可耳遂上疏極爭之曰臣聞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戎今日之
渝平是已累日已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
羣策惟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
者七若彼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
能言之在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賛

事機倘使揺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切恥之疏入
上大怒陳康伯見公以國事勉之公語侵康伯康伯
曰上若遣某間命即行公卒辭之詔撰張浚碑文成
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敘事詳盡造語簡
要披覽再四但有歎嘉士林傳誦以為寵公姿儀洒
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三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四

宋　李幼武　纂集

葉夢得

字少藴蘇州吴縣人紹聖四年登進士第尉丹徒崇寧元年除婺州教三年召為儀禮武選編修官四年遷祠部員外郎五年徙起居郎大觀初為中書舍人兼實録院修撰兼直學士院二年為翰學

三年以龍圖閣學知汝州尋免提舉洞霄政和五年除顯制知蔡州六年復閣職重和初知頴昌宣和二年提舉鴻慶七年召為吏書再提舉鴻慶靖康初知頴昌建炎二年召為翰學拜户書三年遷尚書左丞資政學士提舉中太乙兼侍讀紹興初為江東帥三年祠十年召除建康留守十二年知福州十四年授崇信軍節度使十八年卒於湖州

為編修纔六日蔡京亟薦之召對論自古帝王為治必

先自治其心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曰公言得無意乎公曰此某所學也

論朋黨之弊曰朋黨之勝本於重内輕外且今之自外召入者茍有寸長計曰可取貴顯又況阿附趨佞别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

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夫以内為榮進之
途則苟可以安於内者人誰不營以外為譴黜之所
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祖宗時宰相罷班或
補外未幾皆復召用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
有間夫使不慕居内不畏處外内外去來各適為志
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
蔡京復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公召對論周官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

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立者出于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及罷之又復之亦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今一大臣進以為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為不可作則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願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則天下治矣

京初欲以童貫為陜西宣撫取青唐公聞見京問之曰貫以八寶恩除節使已非祖宗法今又以執政之任

付之青唐朝廷所必欲得也使成功則何以處之乎京有愧色既得青唐公又見京問何以賞貫京沈思未有以答公曰節度使上惟有開府儀同三司不識朝廷遂與之否京曰恐未至是公曰幸甚外人以為必進此官矣某憂不能寐前為節使某不當制無可言今若進使相萬一某當制決不敢命辭然亦不敢逃謫勢必過嶺倘相公念之得一善地足矣京笑曰公慮事每過好相戾此人亦何可犯衆窺公者多何

不自畏禍公曰幸不至此則已設或有之今日言與他日言其受禍一也何遲速之間

公在朝廷數正京過差京初察其無他間多開納有不然者特以為介僻不通人情或曰畏懦易動以浮言耳未以為過也自石公弼附張康國鄭居中等始頗追咎薦非其人然公所薦士固不一非欲為之黨者京再召公見之問還朝當何先人材孰可用公曰公所以見議於天下者權太盛意太果以喜怒為賢否

以恩怨爲廢置耳方公居位時士以諛説曰獻不暇何敢輒逆耳幸今出外踰年公所聞必亦多矣惟虛心平氣求抵於是而已然今有大患自童貫用事天下之權半分於宦者今則梁師成楊戩等數十輩踵貫而起宰執用舍多出此曹公不能先痛裁制使國柄復歸朝廷雖公之喜怒哀怨且不得騁況求其是乎宰相公嘗爲之得失亦何計京改容曰極是積漸至此京不得爲無罪因論俞㮚頗力學有志於遠大

似與日前稍異京曰某亦知之既相即用臬爲中丞
而臬首陳六弊無所顧望又發劉柄爲舉子時爲富
人賓盥代筆取貸事炳方自拱州道見京教京盡除
居中等黨法度不問是非一切皆復得召爲戶書京
方得倚爲腹心於是積前事大憾公謂蔣猷曰前爲
其屬石公弼今爲其薦俞臬兩敗吾事遂有相惡意
而劉柄等從而媒孽曰夢得蓋欲自爲門戶素何嘗
以公爲是炳與其弟煥蔣猷翟汝文蔡靖毛友十數

人皆居中所逐者相繼召用獨公不召

為戸書請上南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廵幸上曰自揚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尚未晚公曰鄲河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

公言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至於過江則

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又願取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潁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為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虜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

宰執從臣議幸杭州未決吕頤浩及公以首叩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乘勢渡江愈狼狽矣宰執

以為是

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兵無所給乃詔發運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税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靖康罷之至是公言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税額并賣契紙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弗强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税額雖增未有迫之為商者其

他類此望復行之

公為留守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其子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金果使吾叛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

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公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無匱耒幾以觀文殿學士寵之

公帥福建宰執奏公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措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公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

程瑀

字伯寓祖守新安賜宅歙縣後徙居浮梁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公生乃以嗣其姑初為臧氏由上舍擢第一政和六年釋褐授太博提舉京兆學事未行除校書郎四年丁臧氏憂召除

兵部員外郎七年充送伴髙麗使秋引法歸本宗
借給事中奉使河東假戶侍河東幹當使還除左
正言乞外不許忤旨除屯田郎官又添監漳州稅
務髙宗即位除司封員外郎遷光禄少卿第進士
改司業丐外祠主管明道宫紹興初召赴行在入
對大臣議論不合力丐外直秘閣江東提刑明年
除常少入覲拜給事中兼侍講三論權邦彦不報
丐罷除兵侍不拜除龍制知信州臺官疏留復給

事中久之復申前請御批與郡知信州給舍疏留

復留疏論席益數日為言者論罷提舉明道四年

除徽制知撫州以親老丐祠提舉興國六年連丁

兩憂吉除守嚴州未行改宣州奉祠十二年召拜

兵侍兼侍讀翊善尋加兵書與端揆不合乞祠除

龍學知信州上饒大水奏入時宰惡之遂稱疾請

祠提舉太平觀十九年進封廣平郡開國侯明年

陸陞之訐李光野史棘寺謂不合與通書問降授

朝議大夫二十二年正月薨享年六十六

金人陷燕山又陷太原嫚書至朝廷遣使議和衆首鼠莫敢往公獨抗疏奮然請行遂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欽宗登極金聞相顧失色始有講和意及金將至河上王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李綱持堅守之説衆心稍定金使來邀大臣議事詔李棁鄭之望往既議金繒數且許割三鎮地有

旨公與秦檜往河中乃入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不報即見吳敏申前說敏見拒甚力遂行夜至金營無所係屬樞密路允迪以坐氈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幕藉草野宿越數日糧精告盡僅分甌粥將至中山金命一軍與公俱至城下諸師已先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城守甚嚴金使王汭來至城下遥語復不能下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本朝諸公聞

公南歸舉笏相慶

歸對於崇政殿欽宗曰國事艱難極知卿奮不顧身慰勞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土兵增莫州戍又奏金人所恃者馬今當修武備為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上曰卿料金今冬來否公曰臣謂必來朝廷以臣為張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為戰守之計

紹興初入對疏言金人肆亂於今七稔陛下自南都遷

維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避此豈金真不可敵哉顧吾不敢與之敵耳因畫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訪賢才求將帥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又言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戎未息為憂然積弊之極文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用蠹於浮靡以縱姦為長厚以厭事為簡靖毀譽失真徧私害正望詔大臣一新庶政或可興衰撥亂

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攷
治忽之跡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
言漢光武親臨戰陣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疊
即單騎往按視撫勞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金人入
寇皆望風逃避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
居瑣闥以平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僉書
樞密公論其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讀公乃
丐罷復除給事中

言內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事戎虜至仁遠慮則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南渡以來內藏不復有所積故嵗撥左藏錢易數萬充之至是復令兑借不識所費何至如是望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

上方厲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與公從容論左氏春秋窮究指歸且曰胡安國近進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髙兼達治體朱震亦深此學上乃召問繼又訪

人材於公因薦徐俯曾開程俱范冲皆一時名流

十二年和議成公入見言陛下上念太母俯憂生民甘心屈已力主和議卒使强悍草心迄從聖欲更願陛下不以今日為愈於昔時謂可以少休猶加聖心復言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讐未雪豈得遽為休兵偃武計願陛下厲志而已

景靈宫朝獻後公因言土木之功勞人費財營造之過禍敗隨之如近日景靈與外殿之役誠不可已臣願

此外一切禁止

公酷嗜論語研精覃思隨所見疏二冊綀唐洪先興祖
蚤以是書從難疑辨惑者二十年得公所説即為序
冠其編首有曰養孝弟之本原明忠恕之不二感發
於孔子之一貫流涕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
今學者不能到公忘其書益行尚書郎魏安行將漕
京西鋟板流傳或以示檜檜怒曰伯寓著書相謗後
世信其言為是而議檜為何人洪魏何至作序鋟板

耶乃諭言者論洪魏祇官南臺符下京西搜書焚板

王大寶

字元龜其先居温陵徙潮以舍選試禮部建炎戊申登龍飛榜第二名授南雄教移病滿百日罷紹興初除樞密院計議五年諸王宮教皆未上罷八年監登聞院主管崇道再祠閑居復八年除連州守尋知袁州除司業兼崇政說書召直敷文知温州三十年福建憲旨與祠家居累歲廣東憲除禮

侍踰旬試右諫議大夫月餘兼侍講試兵侍力請外以數直提舉興國乾道改元召洛致仕試禮書不兩月罷予祠言者欲鐫職上不許六年四月薨享年七十七

趙丞相自温陵守謫潮公從之游日講論語趙公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丙乞祠得無望乎公謝不敢趙曰人有譏公者故有是命觀公文章學識直諒勁正廷臣無出右者抑何誣也且吾此來平時薦引之人

蔑有至者公獨肯來不賢而能如是哉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讒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久之

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即命其子栻從公學紹興戊午黨議浸起張趙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累息公獨泰然州帑素窘魏公俸不時得公以經制錢給之魏驚曰如累公何公曰得喪命也魏嘆息

知袁州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道過袁公曰吾同年生也留之數日僚吏白恐觸丞相嗔公笑

不答

尋理舊著周易證義六卷表進於朝上謂宰相王某所

進書深得經旨

孝宗居潜公於講筵奏云陛下富於春秋儲貳之事大

未容輕議切見天族近屬毓德郡藩有年矣欲望斷

自淵衷擇可立者寵以王爵係中外之望進讀畢聖

語温粹公喜曰上受直言古所未有

孝宗即位明年公奏漢高祖開基孝文躬節儉天下一

歸於淳厚唐高祖刱業太宗行仁義天下一歸於富庶望詔大臣尚敦朴損虛費則淳厚富庶之俗復見於今

又言艱難以來曰征曰和浮議不根陛下即位四方翹首以望恢復而國是未定願斷以國是則中外協力成功矣

言即政之初當念祖宗積累之基痛河朔陷溺之民革奸蠹之宿弊篤緝熙光明之聖學戒飾內外務崇節

儉嚴緝盜賊以固根本尋除侍講上曰太上謂卿邃於易學故有是除

魏公都督公力贊其議所奏强本足用之說十葢六七已而師潰而歸羣議洶洶公持之益堅即進曰近日宿州退保衆議紛紜危疑之情虛實未辨若非果斷持重何以息羣情止横議

在官恙心力知無不為自入仕四十三年居官僅七稔閑居權要素所知者一不通問疾革忽喟曰大恩未

報中原雖戴宋未忘玩歲愒日正恐恢復之期非日

月可冀言訖而瞑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上卷四